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史學儒臣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眞）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
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形而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通是眞話）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
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竭
形太勞則弊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此乃夏以後文學

小人儒耳豈當時魯國士人儒哉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斵飲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

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

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斃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尒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

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

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

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爲眞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使遷而不殘陋不疎略不輕信不是非謬於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

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人則聖人旣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而況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

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傳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效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覩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明哲與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定意者從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
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彊
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
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
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
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
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

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因召入見舉司隷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

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

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

下流無見

眞小人

的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除佐著作郎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蜀吳魏

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
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
戲也末世遂當貞矣
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爲立傳壽
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髠諸葛瞻又
輕壽故壽爲亮傳謂將畧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
實人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譙周謂
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
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頵等表曰臣等按故治書御

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爲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皆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有著作郎虞預者、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舊事、數咨訪隱、并借隱所著竊寫之、而不欲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爲朋黨、斥隱、隱竟以謗免、卒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其紙

筆、使寫所著、其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慢、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厠而產頭額爲磚所傷、故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鬢、善彈琵琶、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待上飲宴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

乃奉旨上歌止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爲反逆事覺詔收綜等並欵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送白團扇與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笑

曰詹事嘗昔論事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曄既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妾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

果如其言誅時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

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也終當爲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醪酒十斛水精戎

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冦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

授以圖錄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其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主、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凉復取長安、是爲神䴥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絜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

意不決乃召浩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懸不能對既罷朝或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聚困

縈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旣還南軍竟不動如浩
所料浩好觀星變嘗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淸夜有所
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問異事謂
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
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情淸儉一熊皮
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
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

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
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
魏主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
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
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
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聖策獨發
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
宋北涼既平遷浩司徒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
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
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遂

徵用盧玄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
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
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沮渠
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曰、自溫圍
河西至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
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漑、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則水不通流、坐致渴之、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
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
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
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此

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馛亦勸從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眞君元年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巳久勤勞未荅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旣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欲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

宮人所寄藏物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寇謙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太子晃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

惡

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恨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

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初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蓚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

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 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歷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

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
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
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
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大武、奉
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
允曰、公幃幄寵臣、荅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
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
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
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
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

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事皆制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士執

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
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歎
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
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即位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
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
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為長
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
文成重允恒呼為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
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官卿儒宗
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疋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久典史事乃薦高閭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眞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皐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謚曰文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減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講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

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昻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緝當時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毎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

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榮原是良將）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允不虛美自可信也）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

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陋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偸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偸任昉收以溫子昇

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骨於外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

史學儒臣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思廉在洛陽王遺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遷洗馬改

一言萬鈞

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運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直諫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孫璹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

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殁延壽旣數與論撰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

吳兢　武后實錄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

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累遷
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
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
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
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
篇、天寶初、入爲恒王博士、雖年老衰僂、猶願還史職、卒年
八十、兢敘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

兢所爲從容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潛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怠父奇之遂授以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

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

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誣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令監者不肎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必覆醬瓿吾時以爲文車得譽

晩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内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宋璟等不然其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李生曰才學二字發得明徹論識處尚未具也

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鍾磬祁皆典焉成遷尚書工部員外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知政事改祁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是謂三患、唐書成、爲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二子主湯藥、尋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巳、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誘吾公吾公兒庠也、其子遵治戒、不請諡、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過今世道學千倍萬倍億萬倍矣）

鄭樵　通志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

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
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
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
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
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
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
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
檢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
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
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

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

旨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玄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二

數學儒臣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令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爲樂戸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爲

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資物以逃寶常無人贍遺竟餓死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

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

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三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

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卒、

二曆象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疏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

此示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只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
六合之内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
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據地軸傍轉於内又玉衡
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
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
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
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訪其事淳
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
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
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

厥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于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

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住荆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眞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踈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又曰門前水都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都西流道士邢和璞嘗

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
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至一行造大衍、始正
其差謬、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
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
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
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
文謙行省西夏、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
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

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

極濱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方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疏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

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冑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昻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

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
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
有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
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日甚泛餘差數、以
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攺、其創法者十有三家、
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攺治新曆、臣等用創
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攺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
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
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
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

道交周、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水利之學、亦甚精、觀其決金水以下西山之楙、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泒、而燕吳漕運平通、通斗牐以開自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則可見矣

三十七卜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

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緇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爲瑯琊即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對荅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

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慷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試爲作一卦輅便作卦恩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當飢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于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

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絶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烏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鷰鬬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戸前有一流光如鷰爵者入居懷

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
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
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
君雖好道天才旣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輅爲說八風
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
覆欵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
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迭發難
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言東北有婦昨殺
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
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長仁乃服輅

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中上來在廷中幢幢回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愷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今

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顚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决青蠅可驅也後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荅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出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

翟文耀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内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言樹上

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明、但恐至太白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

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
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
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
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
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尤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
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
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
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少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
輅始見聞由爲隣婦卜亡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
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

言豚逸走郎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中書令史紀玄龍云幹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幹卜教使明早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郎從幹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此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

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
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
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
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
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
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
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
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
吸其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
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

當敗康不信璞促裝而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賣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

可惡

不必管矣

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麄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丧、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頴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没、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

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
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必客主
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
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
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
彝亦死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
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
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
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
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
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即位將改
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
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
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
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
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
州刺史妾房内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
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
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

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索統

索統、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不輟、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

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畱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紞曰腳肉被啖爲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紞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

林之撫、游學京師、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歿、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

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

元十六年辛丑、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主龑襲位、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龑大喜、賞賚甚厚、龑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術、

賓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三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王當歿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

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殁、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

域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别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寛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廪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克足如此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

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妙
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
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
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
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
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
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
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
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
稅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

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巳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

穎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

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
八十謂晝夜也遂殞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
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
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
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
中直省內歘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
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
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
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
馬

袁天綱 ○子客師 ○張憬藏 ○金梁鳳附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

日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晥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

墨不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著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日

向朔方此時公當國晁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晁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晁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吕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搦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巳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楊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

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為晉王鎮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遠知謂其弟子潘思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謂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二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三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肎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

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
賀瑯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
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
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飮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
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
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
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
廊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
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
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

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於大澤

中以養母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之黃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犯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

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答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

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親拜禹

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

妙○道○學○

道○學○當○如○是○

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
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
道學好着數
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
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
經爲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
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
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
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旣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卒於小黃贛甞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是

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

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既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

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程頤○譙定附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為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蠲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
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
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閤日
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侧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
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
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頤復
上疏、以爲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

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
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村殺）
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
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村殺）請自今舊
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
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是是）及除喪、有司又請開
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大是）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
畫、頤曰、吾平生不啜茶、（卩不濁村殺了）亦不識畫、（不識畫眞不成話）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
爲諫官者、頤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

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㲉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决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頤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頤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

胡說甚妙

列又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以西監一狀郤甚校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郤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

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譙定涪陵人少喜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復潔衣往見之其後

頤貶涪、涪北山有巖、定與頤遊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
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
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
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
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
頤與兄顥隨侍、因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
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
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
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

所得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兵豈名教外耶）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與易贊同易贊事勉或能之）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徹皐皮不能○也○）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胡）三代爲對上說之（說起）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

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寢不悅旣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載毋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泰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

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
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好）
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
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
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
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
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
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腐）
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
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頤又答載書曰所（是）

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話是伊川未是

李生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之實以爲食又且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劒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衞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衞

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旣出於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

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肎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安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

難而旣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
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
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
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
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
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
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
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
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
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

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讙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衞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閒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

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祇益醜焉啇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彊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友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

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
師、聞衡來、莫不喜、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衡至京師、
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
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傅、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
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
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
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
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
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
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

古弟子、俾敎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敎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

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諡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

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愼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

所問非一師也善説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

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赦得出、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

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

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堪授牟卿及許商牟卿為博士霸之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炔欽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衆又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為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

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會疾卒、谷永
上疏爲安加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崇功之德、上
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
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
博士、常又傳左氏、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
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

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避夙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至是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

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因以教夏賀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

爲博士、欽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
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即位、始爲
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
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欽
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
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曰伏
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
伏重辜、欽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
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令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欽
命、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敎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更始立、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敎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

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病卒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元嘉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

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

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韋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

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

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
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
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
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
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
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衞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
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
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

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

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
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
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
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廣德上書、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
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
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
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
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

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巳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藝論、亥爲革金、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

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顯在將軍者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

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爲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

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

等專權埶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留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

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

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

隄、哀帝卽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韓詩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

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
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
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
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
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
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王
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詩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

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三終

[illegible]